



冒死记录

2

DEADLY RECORD

张海帆 著

一切都那么真实，一切都那么匪夷所思……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冒死记录

2

DEADLY RECORD

张海帆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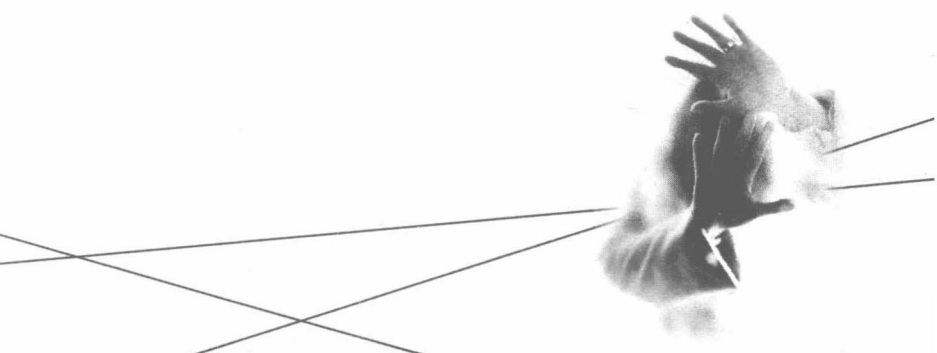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02 深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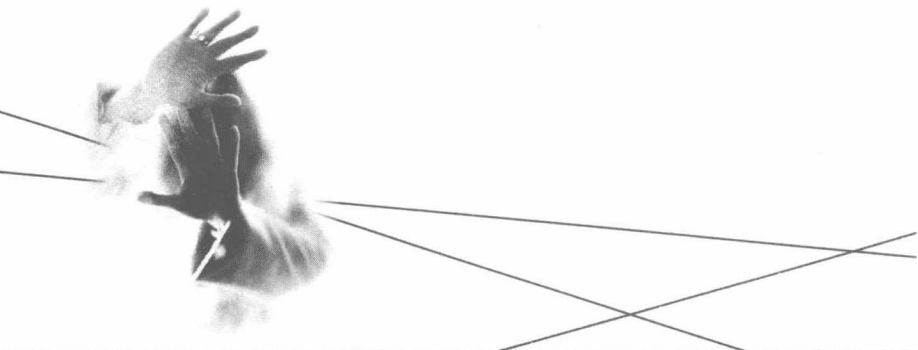
这个梦是从前天晚上开始的，我梦见我在一片黑暗之中，想摸索到一个方向，但是不管怎么走，都会被一种东西缠住，而且越缠越紧，当感到绝望的时候，又会退回来，重新开始摸索，于是不断地被缠住，不断地退回来摸索。这种梦简直让人窒息。



目录

CONTENT

- 一 不间断的噩梦 / 001
- 二 难道是我的人格分裂? / 006
- 三 警察我从来没有放在眼里 / 013
- 四 一个古怪的专员 / 026
- 五 去燕北(一) / 032
- 六 去燕北(二) / 037
- 七 去燕北(三) / 041
- 八 去燕北(四) / 050
- 九 雨巧雨巧雨巧!! / 060
- 十 请照顾她 / 063
- 十一 我也是个脆弱的男人 / 074
- 十二 徐总裁驾到 / 080
- 十三 命运的折磨 / 087
- 十四 和自己的相遇? / 100
- 十五 莫名其妙的世界 / 107



目录

CONTENT

- | | |
|-----|----------------|
| 十六 | A 大队的问题 / 119 |
| 十七 | 第二通道的天平 / 127 |
| 十八 | 黑制服 / 134 |
| 十九 | 狂人的宣言 / 141 |
| 二十 | 第二通道的一员 / 148 |
| 二十一 | 正面冲突 / 155 |
| 二十二 | 浮出水面 / 168 |
| 二十三 | 混战 / 176 |
| 二十四 | 世界寂静的思想 / 184 |
| 二十五 | 世界在玩弄我 / 192 |
| 二十六 | 再次响起的声音 / 203 |
| 二十七 | 按照红线的指示 / 215 |
| 二十八 | 仿佛欢聚一堂 / 220 |
| 二十九 | 我到底是谁? / 231 |
| 三十 | 是结束还是开始? / 244 |

一 不连续的噩梦

• •

我大汗淋漓地从床上坐起来，用力地搓着自己的脸，这个该死的噩梦已经连续第三天了。我身边的小梅不耐烦地翻动了一下，并没有醒过来。我拍了拍她的屁股，小梅还是咕哝了一声，并没有搭理我，继续睡过去。我也懒得叫醒她，如同前两天那样跟她描述一下，她只是一个肤浅的女人，听了也就只是听了，她最多当我是在放屁而已。

我点起一根烟，靠在床上，再也睡不着了。

这个梦是从前天晚上开始的，我梦见我在一片黑暗之中，想摸

索到一个方向，但是不管怎么走，都会被一种东西缠住，而且越缠越紧，当感到绝望的时候，又会退回来，重新开始摸索，于是不断地被缠住，不断地退回来摸索。这种梦简直让人窒息。

昨天的梦还是差不多，不过我开始能够躲避这种东西的纠缠，并觉得自己一会儿变得巨大，一会儿变得细小。那些黑暗中的东西对我也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在睡梦中都觉得自己已经濒临死亡了，然后就醒过来。

今天的噩梦还是老样子，不断地纠缠着、痛苦着，但是居然能够从这些东西的缝隙中尝试着钻过去，以至于最后终于看见了前方有星星点点的光点，有一个光点很明亮，是最明亮的一个，然后我就努力地向这个光点接近着。但是我又被黑暗中的东西缠住了，如此的紧，马上就要死去。我就在这个时候清醒了。

我承认我是一个经常做噩梦的人，但是所有的噩梦都是和我日常生活有关的，不是被人追杀就是追杀别人，鲜血横流。但是这三天连续的这个噩梦似乎是有连贯性的，而且处在一种绝望的黑暗中，单调乏味，恐怖到令人窒息，真实到如同亲身体验。

这是不是我最近闹的案子，给了我太大的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我除了和这个小梅说两句以外，也不会和任何人说，而小梅是个只有漂亮脸蛋和傲人身材大脑却像母猪一样蠢的女人，除了在床上能够发挥威力，其他时候我说什么她都搞不懂。

我使劲地抽了几根烟，让自己平静了一些，从床上下来，去洗了个澡。从镜子里我看到脸色很糟糕，本来能够睡着就非常不容易，

结果还做这样的噩梦，我真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穿上睡衣，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客厅的沙发里面，把电视打开，凌晨的电视都是无聊到了极点的电视剧。我只好又点起烟，让电视放出声音，自己想自己的事情。

弥红酒吧的后台没有想到还这么硬，不仅敢和我们大打出手，而且市局的李局长居然也警告我，不让我去惹弥红酒吧的老板。不过前两天，我还是忍不住那口气，派人去外地雇了两个小子跑到酒吧经理的家里，把他的双手剁了，然后让他们两个跑路了。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李局长从开始就认定是我干的，给了我很多警告，好像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一样。我还不相信了，弥红酒吧的老板真的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推翻我在南海市辛辛苦苦十五年打出来的天下？

李局长这个烂货也真不是人，当年还在成大路当小派出所所长时，是谁让他破了这么多案子，一步一步往上爬的？吃我的好处，我从来没有说个不，都是要多少给多少，这几年没有一千万，几百万也是有了。现在还跑来威胁我，让我最近不要这么嚣张，早知道这李烂货有今天，当年在成大路的时候就该废了他。

还有那个李烂货的头头田书记，我给他帮了多少生儿子可能都没有屁眼的坏事，这个王八蛋，居然让我拿出一百万搞定弥红酒吧的案子，要不我的问题就严重了。

我想到这里，把手中的烟重重地甩向电视机，烟头砸在电视机屏幕上，冒出了一阵青烟。以前我弄死个人，这两个孙子都没有像

今天这样，难道他们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和我翻脸不成？

我想到这里，大吼着：“黑狗！”旁边的一扇门很快地打开了，黑狗仍然穿得整整齐齐地跑了出来。我五年前挤垮三柴公司的时候，这个家伙是三柴公司老总的保镖，我给他留了一条生路，没想到这个小子死心塌地地跟了我，这五年已经成了我最信任的人，寸步不离我的身边。而且黑狗身手好，结实得像块石头，一个人能跟十几人对打还不落下风。最重要的是，这个家伙没有什么心眼，认死理，我是他老大，他就从骨头里面都认为我就是他老大。不像以前刚起家的时候，跟着我的那个红狼，最后就是他背叛了我，差点让我一无所有。

我看着黑狗，还是关心地问了一句：“你怎么还没有睡觉？”黑狗傻乎乎地笑着：“成哥你最近睡不踏实，我还是多陪着你一点，有点事情好照应。”我点了点头，尽管我已经变得很残忍了，但是好赖话和真心话还是听得出来的。

“你去备车。我要出去一下。”我吩咐他。

“是！”黑狗一转身就要跑出去。

“别开那个奔驰，开那辆广本。”我说。

“哦，好。”黑狗根本不会去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连疑惑都没有，我说什么他去做就是了。

我简单地把衣服换了一下，小梅也睡眼蒙眬地起来了，她裸着身体跟着我晃到客厅里，问我是不是要出去，我应了一声，让她乖乖在屋里等我。

这时候黑狗冲进来了，看到小梅裸着站在那里，还是有些吃惊，连忙要退出去。我哈哈一笑：“黑狗，还害羞啊。”黑狗只好站在门边低着头，盯着地面说：“成哥，车备好了。走吧。”

我呵呵笑了两下，让小梅进去睡觉，然后和黑狗一起出了门。我对黑狗开玩笑：“哪天有需要，我让小梅陪你。”黑狗马上说：“不敢的，不敢的。”我说：“有什么不敢的，大哥给你的，你拿着就是。”

说实话，小梅是我碰到的少有的脸蛋漂亮，身材又好，而且床上功夫一流，并且没有那么多心眼的女人。

黑狗开着车，我坐在后座，从我住的别墅小区里面快速地开了出去，奔驰在没有什么车的南海的大马路上。我想去看看我的那个夜总会，那里是我来钱最快的地方，如果出了事，还真是麻烦透了。

刚走进夜总会没几步，夜总会的主管姚三就连滚带爬地跑过来迎接我，那些马仔通风报信还挺快的，不错，姚三的工作做得还比较到位。

姚三觑着脸问：“成哥怎么有闲心来看我啊？”我没有理他，径直往地下室走去。姚三忙不迭地赶在我前面带路。

我听姚三汇报了一下今天的情况，并安排姚三给我准备一百万现金，然后没有再多逗留，在那一群马仔的成哥慢走的呼喊声中，我离开了飘飘夜总会。

黑狗问我：“成哥，再去哪里？”

“玉门寺，赶他们的早课。”我说道。黑狗启动了汽车，向玉门寺赶去。

二 难道是我的人格分裂？

• • • •

玉门寺是南海市最出名的一座寺庙。我在十年前曾经走投无路，差点想来这里出家。不过我还是咬牙挺过来了，我的合气公司越来越成功，扫荡掉了南海市所有能够与我对抗的公司，我也成了当之无愧的南海市商界的的老大。

最近这几年，我开始走一些上层路线，有意地将自己包装一番，于是能够接触到玉门寺方丈苦贞大师这样的人物。苦贞大师，是我这辈子唯一敬仰的几个人物之一。在我苦恼的时候，我会利用一大清早，玉门寺还没有什么香客的时候来拜访苦贞大师，让他为我答

疑解惑。自然，我也是玉门寺最大的香客之一，我每个月都会给玉门寺捐赠大量的金钱。

车快靠近玉门寺的时候，天边已经露出了牙白，玉门寺早课的钟声能够听得到了。黑狗将车停在不远的停车场上，和往常一样，他在车里等我，我自己步行走进了玉门寺。

门口扫地的和尚见到我，很客气地对我合了一个十，他应该认识我，这么早来寺庙的人，很多都和我一样是有些身份地位的。再往里面走了几步，还没有走到禅堂，就看见苦贞大师穿戴整齐地在前方庙堂下双手合十微微向我鞠了一躬。我很难想象为什么苦贞大师每次都能准确地迎接到我，这可能是佛家人的感应吧。

苦贞大师做了个请的手势，我自然也快步跟上，随着他迈进熟悉的、每次和苦贞大师聊天的禅房。来到这里，我身上的暴戾之气也消散得无影无踪，对于有上千年文化沉淀的佛教来说，我只是一个虔诚的学生。

我似乎比那些只会打架的小混混聪明得多，我知道怎么经营自己的小团体，敲诈勒索小偷小摸自然是少不了的，不过我并不会将这些钱拿去吃喝玩乐了，而是做一些卖黄色小说、小卡片和勒索一些小门市要求他们进我们提供的烟酒的买卖。二十岁的时候，我自己独立出来成立了一家叫合气商贸有限公司的小公司，还有模有样地亲自设计了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因为我这个合气公司捞钱有办法，跟着公司干的三教九流也越来越多。

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我相信是奇迹，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可能公司就要破产，或者我被仇家堵在死胡同里

砍死或者被毙掉。总是在最危险的关头逃出生天，不是墙突然塌了，就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好心人告诉我怎么逃走。也许这都是天意吧，冥冥之中我总觉得得到了上苍的青睐。

所以，我来到玉门寺都是毕恭毕敬，生怕得罪佛祖神灵，将我的这份好运收了回去。以前苦贞大师曾经说过我得到了金刚的保护，前世结缘，今生得报，玄而又玄，让我也不是很明白。只是知道按苦贞大师说的，是有神秘的力量在暗中保护着我的，让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存在神灵的。

和苦贞大师安静地交流了一会儿，我想我应该做出我个人的一个重大决定了，如果钱搞不定这件事情，那我就准备拼个鱼死网破了。不过，苦贞大师今天好像也是对我欲言又止的样子，甚至破例地将我送出了寺门。

黑狗带着我回到别墅，小梅这个懒虫还是在沉沉地睡觉，她安心得很，反正只是我包养的小婊子，我不要她了，她自然还会投入别人的怀抱。她根本没有必要替我去想什么，我就算死了，她也不会掉一滴眼泪，最多觉得少了一个我这样的财神。

我吩咐黑狗：“你待会儿给田书记的秘书打个电话，说我中午约田书记在鸣香楼 VIP888 吃饭，请他务必赏脸。你先去吧，我有点困。”

黑狗答应了一声，正要出去，我接着说：“叫曾三少他们带二十个人在我别墅旁边蹲着，任何人不准靠近。还有，你把我的枪也带在身上。”

黑狗答应了一声，出去了。

有些事情如果做出了决定，心情反而放松了，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个答案了。我往沙发上一靠，把沙发垫子上的毛毯盖在身上，一会儿工夫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的梦居然又开始了，还是那片黑暗以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纠缠着我。我觉得我变得很小，从这些东西的缝隙中钻过去，不断地钻过去、钻过去，直到又看到那些亮点。我尽力地向最亮的一个点跑过去，中间几次差点被纠缠住，但是还是逐渐接近了这个亮点。我向这个亮点中跳进去，居然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我“嗷”的一声又惊醒了，奶奶的，这个梦可怕极了！我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满头大汗，而且头还开始有些疼痛，几根筋好像在大脑里面怦怦地跳动着，拉得我的神经非常的胀痛，好像小时候背书时间久了，大脑很酸痛那样，不过这种胀痛比以前更加剧烈。

我站起来，觉得天旋地转，几次想站直都重新摔倒在沙发上。我只好叫：“黑狗，黑狗。”黑狗应该办事去了，没有反应，我又只好叫：“小梅，小梅。”过了一会儿，就听到小梅蹬蹬地跑过来，这次还好，穿了一件睡衣，不过一看就知道还是没有穿内衣。

“亲爱的，你怎么了？”小梅靠近我，把我扶住。

“叫你你听不到吗？”我烦躁地说。

“听到了的。刚才你应该睡着了，我没有敢叫醒你。你一叫我，我就跑过来了。”小梅委屈地说。

“好了，好了，小梅，你给我倒杯水，把我抽屉里那个蓝色盒子里的药拿过来。”我按着头，吩咐着小梅。

小梅就急匆匆地去给我准备了。

一会儿工夫，倒是都拿来了。我一看就气得要命：“我说的是蓝色的药盒子，不是这个蓝色的盒子！”小梅又跑开了。

这个笨猪，能做点什么稍微地道一些的事情吗！

小梅又跑回来，这次终于拿对了。那个蓝色盒子里面装的是国外的一种非常昂贵的安定药，市面上根本没有办法买到，我还是从日本黑帮手上花高价买过来的。据说是给他们社长提供的安定药，那些日本人还告诫我只能自己服用，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种药是什么，不然麻烦很大。黑帮的人一般不会开这种玩笑的，所以只有我知道这是干什么的药。有时候我神经高度紧张，就是需要这种药来缓解一下。我觉得，我的头疼应该是神经太紧张了，加上又做噩梦造成的。

我吃了一片，缓缓地躺下，这种药功效发挥得很快，很快我的头疼就降了下来。小梅还不忘关切地问一句，好点了吗？我点点头，问：“几点了？”小梅说：“十点半了。”我点点头，我应该是睡了三个小时，但是那个梦却觉得做了足足有十几个小时一样，那感觉太真实了。

“你去待着吧，中午要出去和人吃个饭，你打扮一下。”我说。

小梅问：“亲爱的，你没有事了吗？”

“没事了，最近睡眠不好，神经紧张。”

小梅离开了，我镇定了一下自己，站起来想到阳台上看看曾三少他们人在不在外面。

刚站起来没有两步，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话：“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吓得毛骨悚然，这是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我这里怎么可能有陌生的男人和我说话？我发了一下呆，立即回头环视整个房间，什么人也没有。

我冲到卧室，小梅正在化妆，我吼道：“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小梅惊讶地说：“没有呀。”

“一个男人的声音！”

“没有，没有啊。”小梅看到我，也害怕起来。

这个时候那个陌生的男人声音又传出来：“你能听到我说话是吗？”

我马上吼道：“小梅，你听到没有，一个男人！”

小梅害怕地站了起来：“没有啊，我没有听到别的声音。我这里不可能有别的男人。”然后哭了起来。这个骚货肯定以为我认为她背着我偷男人，所以吓哭了。

是我出现幻听了吗？是刚才的药物有麻醉效果？我吸过白粉，知道可能会产生幻视幻听。但是我确定我大脑很清醒，非常非常的清醒！

我只好又从小梅的房间里冲出去，把挂在墙上的刀拿出来握在手上，到处比画着：“你是谁，给我滚出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想活了？”

半天没有什么反应。正当我要把刀放下一些的时候，突然那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请冷静点，我在这里。”

“嗯，哪里？”我又把刀举起来到处比画着。

“你的脑袋里。”

“嗯！哪里？”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才想起来他说的是他在我脑袋里。

“放屁！你给我滚出来，你信不信我宰了你！”我吼道。

“我真的是在你脑袋里，现在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应该可以这么说。”这个陌生男人说着。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脑袋里马上就升腾出N个念头，我疯了？我人格分裂了？我在和自己对话？

“你很正常，刚才一直和你说话你听不见，但是你吃了那个药物之后，我说话你就可以听见了。”这个陌生男人说。

我没说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人格分裂了，我看过电影、电视剧，包括某些小说，人的人格是会分裂的，分裂成两个人。我真的人格分裂了？

“你不是人格分裂了。”这个声音又说。

我没有说话，在大脑里骂道：“王八蛋，那你是谁？”

“你先冷静一下，我再告诉你我是谁。”

这个孙子能够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已经确定这是我的第二个人格了。

“我真的不是你的第二个人格。”

我大脑里用想法和他说：“行，我冷静一下，你再告诉我。”

我把刀放下，走到沙发那去，一口气喝完了杯子里的水，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想：“好了，我没事了，请你告诉我，你是谁。”

这个陌生男人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李胜利。”